

野語

野語八

伏虎道場行者編

語屑目次

附 毀西洋堂
淡海水
自鳴鐘表
鳳凰
燕窩菜
人面豆
椰瓢
賢東冰

長崎略
炯旂
麒麟
獅
葛仙米
阿魏
伽南香

語屑

西藏略

世傳活佛在西藏即西吐蕃唐曰烏斯國明曰烏斯藏今曰伯圖特又曰唐古忒去雲南麗江府千餘里天文入井三十度四時覩北斗止見其半居萬峰之中東連滇蜀西郎青海直抵河湟通西洋達嚩斯地分三部曰康郎察木多曰衛郎西藏拉撒召曰藏乃後藏札什倫布皆番僧之淵藪也其地多僧無城郭

尋居大士臺上不食肉娶妻無刑罰兵革疾病楞伽經至萬卷其土臺外僧有食肉娶妻者居人尚佛教信喇嘛風俗汚鄙人皆垢面蓬頭袒臂跣足死者用水火葬或割屍飼鷹犬挫骨和麪以啖鳥謂之超度倘俗男女貿不貪利西南諸夷及卡契回民皆係工作藝其間製造金銀首飾銅鐵器皿及鑲嵌紅綠寶石製夾錦氊片花布諸物俱精巧日食牛羊糌粑酥油熬茶都有腥氣爲古來王化所不及自唐初以宗女文成公主嫁西吐蕃封其國主爲海西郡王始與

中國通往來其時國主曰蘇隆藏布又娶白布國王女爲妾唐公主好善修大小二名并築城於達布拉爲宮室唐蕃分界立碑誓不相犯大名前廊繪有唐三藏取經師徒四衆像并尉遲敬德鎮邉軍器猶存然考之正史名號時事互有牴牾大抵藏人自詡如此耳元世祖中統元年乃宋理宗景定元年也先有西僧八思巴（今譯作帕克巴）吐蕃薩斯嘉人足克袞氏謁世祖於潛邸言其祖朶栗赤（譯作多爾濟）佐國主覇西海十餘世世祖大悅至是尊爲國師統領釋教旣歿賜號

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輔治大聖至德普覺眞智佐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于是西僧之教大重至元十四年以楊璉眞伽(譯作嘉木揚喇勒智)總江南釋教後遂發宋紹興諸陵毀宋故宮為佛寺三十年以楊髡子暗普(譯作安布)為江浙行省左丞以民怨罷之武宗至大元年西僧毆留守不問又以西僧教瓦班(譯作罝勒斡巴勒)為翰林學士承旨其作會賜號寫經賜田設官等事元代極盛順帝太子(阿裕錫哩達喇)乃曰李好文先生教我儒書多年不曉其意今聽佛法一夜卽

號其偯佛殆性成也至正十三年哈瑪爾進西番僧於帝教行房中運氣術號演揲兒(譯作延徹爾)法授爲司徒禿魯鐵木兒(譯作圖魯特穆爾)進僧伽璘眞(譯作結琳沁)善秘密術封爲國師帝從事其術怠於政事以底於亡明洪武初亦遣使至西域招諭於是攝帝師喃加巴藏卜遣使朝貢六年入朝授爲熾盛佛寶國師錫玉印其冬元帝師之後鎖南堅巴藏卜元國師哥列思監藏巴藏卜並遣使乞玉印不允七年秋八思巴之後請封詔授爲圓智妙覺宏教大國師烏斯藏僧爲灌

頂國師又有哈立麻者國人以其有道術稱爲尚師十一年遣僧宗泐使西域永樂間徵哈立麻入朝命建普度大齋七日有卿雲甘露青烏白象之瑞封爲萬行具足十方最勝圓覺妙智慧善普應佑國演教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領天下釋教賜誥印及儀仗寶幣其徒亦封賜有差正德十年帝惑近習言烏斯藏僧有能知三生者國人稱活佛乃命中官劉允往迎臣工切諫不聽所賚珠緋犒賞鉅萬內庫黃金爲空所攜茶鹽數十萬計途中供頓不貲入

其地活佛匿不見番人襲奪寶貨器械以去將校死
傷甚衆允僅以身免返成都以空函馳奏會武宗崩
世宗召允下吏治罪嘉靖中法王猶入貢不絕有僧
鎖南堅錯者知已往未來事稱活佛萬歷七年順義
王俺答由瓦剌迎此僧勸道中國此僧乃貽書張居
正自稱釋迦牟尼比丘由是中國亦知眞有活佛矣
此僧有異術能服人諸番莫不從其教即大寶法王
以下咸俯首稱弟子自是西方止知奉此僧諸番徒
擁虛位而已此外番僧封貢不可勝紀中國爲之勞

弊至

國朝崇德七年即故明崇正十五年壬子班禪達賴等謂東土有

聖人出遣使達

盛京通貢表順治間第五輩達賴喇嘛入

覲

勅賜金冊金印封承領西天佛教嗣準噶爾逆賊蹂

躪藏地康熙五十九年平定

勅封康濟鼐爲貝勒阿爾布巴爲貝子隆布鼐爲公頗

羅鼐以軍功疊封至郡王領藏事子孫世襲雍正元

年青海肆逆追逐出境五年藏地貝子謀殺貝勒
王師征討伏誅八年準噶爾復犯乃於泰寧屬之噶
達地方距爐城數站建惠遠廟使達賴移駐焉自是防兵
四出十三年準夷求成達賴仍回藏地
命果親王至泰寧賜宴熬茶送往安禪熬茶者卽內
地齋僧也乾隆十五年藏王珠爾嗎特納木札勒弒
其胞兄謀爲不軌經駐藏大臣傅拉二公以計擒誅
之其頭目倉猝生變二公遇害建有雙忠祠遂
命四川總督岳公鍾琪領兵勦滅藏王之爵遂除其地

勅達賴喇嘛掌管設辦事噶布倫四人相之以後藏
賜班禪額爾德尼管轄駐札什倫布距前藏千餘里
藏人酷信佛法自敕封後頗安靖四十五年班禪額
爾德尼入
覲　賜四體字玉冊玉印五十三年巴勒布野番與
西藏構衅元戎鄂　奉
命進勦松潘建昌兩鎮帶兵與噶布倫前行招致番
目得其要領以理開諭番目咸感畏納款次年五月
藏功按今所謂達賴喇嘛者乃前藏所奉活佛駐錫

布達拉所謂班禪額爾德尼者乃後藏所奉活佛幼而穎異因軍務移駐大名五十九年仍回札什倫布所駐梵宮均極壯麗起居嚴肅陳設異寶奇珍瓶爐繡佛皆累

朝頒賜殿宇方丈皆寳石嵌砌用巨鼎銅缸貯酥油然燈其中各禪房僧衆以千百計焚香唪經鐘鼓梵器較中華尤精好彼云達賴乃觀音大士轉世布達賴即普陀山之謂班禪者乃世間罕有活佛能化人皆爲善云云其眞其僞莫可致詰相傳活佛生而神靈將死告其徒以託生之地手中有紋

可證其徒如命而往迎歸供奉後死亦如之故今昔所傳其名不一又聞達賴喇嘛入朝在京痘發而死其神靈眞僞概可知矣我國家懷柔遠人優禮保護即以其道治其人祗用羈縻綏靖視前代之崇信其教勞弊中國眞度越萬萬矣昌黎佛骨表云假使其人至今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云云葢設言耳不意千載之後實有此事嗚呼盛哉

巴勒布

後藏之外大西天有三百六十國不可以道里計其與札什倫布毗連者爲巴勒布在藏地西南舊有三罕一曰布顏罕住末作城一曰葉楞罕住莽哈巴哈城一曰庫庫木罕住吉拉蘇拉魚卡城三人撫有五六萬戶其北乃西藏之吉隴自吉隴至藏計程二十三日此三罕曾於雍正年間奉

勅賞賚隨遣使入貢載藏志其地天氣和煖產稻米孔雀金絲緞綢布棉花瓜果蔬菜如內地惟言語不通其番文亦與唐古忒各別帽服皆白色以布片遮

下體披髮赤足與藏民交易有無繼有科爾喀者又名別胖子亦邊外部落其人積勢強大將巴勒布三罕併吞爲一今之頭目番部稱王子名巴都爾色和卜年幼惟頭目噶吉等是聽因藏地噶布倫戴綳（係領兵鎮將名）第巴（上職）等交涉不循舊規加抽貨稅售鹽攙土而巴勒布銀錢亦成色不足起衅巴番因於乾隆戊申寇犯藏地平定後奏准由四川總督派員赴藏董理鼓鑄銀錢每枚重一錢五分文曰乾隆藏寶

古佛真身

古佛眞身在錫蘭國自蘇門答剌順風十二晝夜可達翠藍嶼自此西行九日抵佛堂山始入錫蘭境海邊巖上一足跡長三尺故老云佛從翠藍嶼來踐此故存其跡中有淺水四時不涸人皆手蘸拭目洗面曰佛水山下僧寺有釋迦眞身倒臥牀上旁有佛牙及舍利相傳佛涅槃處也寢座沉香爲之飾以寶石莊嚴甚至又有篤蠻山者在翠藍嶼中其人皆巢居穴處赤身髡髮相傳釋迦昔經此山浴於水或竊其袈裟佛誓云後有穿衣者必爛其皮肉自是寸布掛

身輒發瘡毒男女皆裸體但紉木葉蔽其前後故又名裸形國地不生穀惟啖魚蝦山芋波羅蜜芭蕉實之屬而已果爾則佛不免嗔之一字殊不足信其裸形者乃地氣蒸熱使然也然乎否乎

天竺

榜葛剌即漢身毒國東漢曰天竺後中天竺貢於梁南天竺貢於魏至唐分五天竺又名五印度榜葛剌即東印度也自蘇門荅剌順風二十晝夜可達明永樂正德間嘗兩貢麒麟其地土沃俗淳有文字繁華

類中國王及官民皆回回人官司文移醫卜工技悉如中國甚敬天朝使者然史傳不言其國有僧佛惟榜葛剌之西有沼納樸兒者卽中印度古所稱佛國也朝貢以絕遠不至又有柔佛者地近彭亨或云卽東天竺

道教宗派

道家有南北二宗世傳自東華少陽君得老聃之道以授漢鍾離權權授唐進士呂巖巖一授金重陽子王嚞嚞授七弟子邱處機譚處端劉處玄王處一郝

大通馬鈺暨鈺妻孫不二嘉居寧海自題其庵曰全
眞宗其教者爲全眞道士是爲北宗北宗先性嚴又
授遼進士劉操而張伯端石泰薛道光陳柟白玉蟾
彭耜復遞相授受是爲南宗南宗先命今道教陵夷
黃冠者流無復能言性命者即授受而論以漢人而
親授唐人以唐人而親授金人曠世相逆薪傳不替
自非其徒自言又誰聞之而誰見之乎夫天仙上眞
如吾道之先聖先賢本不世出旣已神遊太虛默贊
元化而謂其涸跡塵世親授徒侶不亦誣乎至眞修

者求諸經典語錄探賾元奧精進不懈自能豁然妙悟超凡入聖正如學者沉酣經籍窮理盡性深造有得蔚爲儒宗初非先聖先賢耳提面命之也故謂王劉得呂祖之道呂祖得鍾離之道則可謂之授受吾未之敢信

方士

方士之言因時立異雜而多端未能動明哲之聽故假道德五千言穿鑿而傅會之以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創爲乘風御氣之說以神仙之不可即也創爲扶

鸞降筆之說以人情多貪生畏死也爲長生不死之說以人情多貪財好色也爲黃白採戰之說其他邪說不可枚舉書傳所載誕妄最著者如漢武思念李夫人卽以帳中人影誑之唐元宗思念楊太眞卽以金釵鈿盒誑之宋徽宗畏怯金兵卽以六甲神兵誑之大抵皆投世主所深願而不可得者以售其奸卒之氷月鏡花迄無成效雖技窮伏誅而爲世患已不可救藥矣至人臣之信其說者或覬覦非分或貽悞職守馴至身敗名裂濱死不悟如劉安高駢輩何代

無賢徒以服丹而藥發殞身以燒煉而傾蕩財賄猶其小焉者也然方士卽修道之流豈絕無賢哲厠於其間乎曰有真修之士方且視富貴如敝屣安復與人家國故入山惟恐不深物色所加避之惟恐不速其或名聞世主徵聘敦迫不得已而一至闕廷亦必巽詞自悔堅求還山如唐軒轅集宋陳圖南之類是已其詭譎妖異驚世駭俗奔競權勢挾術干進者必無真修之士

回教

回回教祖國名默得那相傳其初國王謨罕驀德生而神靈臣服西域諸國諸國尊爲別諳拔爾猶華言天使也有經三十本凡三千六百餘段其書旁行兼篆草楷三體其教以事天爲主無像設每日西向虔拜每歲齋戒一月謂之把齋隋開皇中其國撒哈八撒阿的斡葛思始傳其教入中國其國中城池宮室大類中土有陰陽星歷醫藥音樂諸技其織文製器尤巧寒暑應候民般物碩五穀六畜咸備俗重殺不食豬肉嘗以白布蒙頭雖適他邦不易其俗明宣德

問其使曾隨天方國入貢天方國者即古筠冲地極富庶習回回教其人皆頎碩男子削髮以布纏頭婦女則編髮蓋頭不露其面相傳回回設教之祖曰馬哈麻者首於其地行教死即葬焉墓頂常有光日夜不熄後人遵其教人皆向善國無苛擾亦無刑罰寇賊不作西土稱爲樂國俗禁酒有禮拜寺分四方方九十間皆白玉爲柱黃甘玉爲地堂以五色石砌成四方平頂沉香爲梁黃金爲閣垣墉悉薔薇露龍涎香和土爲之守門以二黑獅堂左有司馬儀墓其國

稱為聖人塚上悉實石圍牆則黃甘玉兩旁有諸祖師傳法之堂亦以石築成極其壯麗馬哈麻墓後有一井水清而甘泛海者必汲以行遇颶風取水灑之即息明太監鄭和使西洋時傳其國風物如此宣德後屢通貢然所言玉桂玉地等語誇誕無稽乃中官造作外夷繁華情狀以蠱惑世主動其奢念厥後土木繁興民勞國弊亦鄭和輩階之厲耳按今中華回教處處有之農商仕宦與常人無二惟守酒肉之戒甚嚴遇把齋之月日惟一食見星始餐其洗盥用壺

水自上灌下以表潔喪葬之禮與常人少異凡同教者識與不識飲助保衛惟力是視其風足尙至書史所傳沿海諸國奉回教者十居八九皆各成其俗不盡同也

天主教

天主名耶穌大西洋人自古不通中國萬歷辛巳有大西洋之意大里亞人利瑪竇者航海九萬里抵廣東之香山澳其教始染中土二十九年入京師作萬國全圖言天下有五大洲第一亞細亞洲中凡百餘

國中國居其一第二曰歐羅巴洲中凡七十餘國意大里亞居其一第三曰利未亞洲中凡百餘國第四曰亞墨利加洲地更大以境相連分爲南北二洲最後得墨瓦臘泥加洲爲第五而域中大地盡矣歐羅巴諸國俱奉耶穌教稱爲天主耶穌生於如德亞其國在亞細亞洲之中一名拂菻即古大秦國於時爲漢哀帝元壽二年庚申閱一千五百八十一年至萬歷九年卒其國自開闢以來六千餘年史書所載世代相嬗及萬事萬物無不詳悉謂天主爲肇生人類

之邦其說率謾誕荒渺中官馬堂以其方物進獻有天主暨天主母圖并神仙骨諸物禮臣言會典止有西洋瑣里國無大西洋真偽不可考且利瑪竇居中土二十年始進貢與慕義獻琛者不同所貢諸物俱不經乞賜冠帶遣還國勿令居京師不報帝嘉其遠來給賜優厚公卿咸與晉接遂留不去於京師宣武門內建天主堂堂制狹長上如覆幔傍倚綺疏藻繪詭異供耶穌像係彩色平畫望之如塑貌三十許人左手執渾天儀右叉指若方論說狀鬚眉豎者如怒

揚者如喜耳陸輪鼻隆準目若矚口若聲右聖母鞠
若少女手一兒耶穌也衣非縫製自項被體所供香
燈帷蓋無不修潔精美利瑪竇於庚戌年卒以陪臣
禮賜葬阜城門外自是其徒來者益衆

艾儒略

艾儒略者著職方外紀其言曰天主化生天地肇育
人類欲身自降生啓萬世升天之路後果降於如德
亞曰德稜之地名曰耶穌譯言救世主也在世三十
三年有宗徒十二人耶穌縱天之能不假學力通各

國語言文字耶穌肉身升天諸弟子分散萬國宣揚
教化能令瞽者明聾者聰啞者言跛者行病者愈死
者生又能驅妖邪逐魔鬼從之可升天堂永脫地獄
一切大小過惡惟天主能赦宥之非誦經施捨所能
贖故初入教必先悔罪次解罪婦女入會者另居一
處惟父母得暫往見男子例更多端凡學者尊敬十
字聖架或懸掛胷前必獲福報云云其誕妄無稽大
抵獵莊列之荒唐竊釋老之餘緒逞其私智肆無忌
憚就耶穌年歲論利瑪竇云一千五百八十一歲何

其壽艾儒略云在世三十三年何其促此矛盾之大者

王豐肅

王豐肅者居金陵專以天主教惑衆小民信之士大夫亦爲所誘誇言其國風土人物遠勝中華禮部郎徐如珂惡之乃召兩人給筆札令各書所記憶悉舛謬不相合丙辰如珂與沈㴶晏文輝合疏糾其邪說惑衆亟請驅斥帝納其言遣令豐肅龐迪我等俱赴廣東聽還本國命下久之遷延至戊午年迪我等始

去豐肅等復變姓名至金陵行教如故葢其人東來本意專在行教一時士大夫徐光啓李之藻輩首好其說且爲潤飾文詞故中士多染其教云

尊鄉贅筆言日本國遭天主教之害痛絕西人設法嚴禁而其教流入中國迄今二百餘年惑人不少特以時當

郅治未敢甚肆然爲風俗人心之害不淺吾鄉無習此者未得其詳相傳願入教者其師令服清水一盂輒改其常度乃予之白金五十兩故投者甚衆其歸也必令家人毀祖先牌位竈神門神之屬

而專奉十字木架甚虔遇物作十字形者即不敢褻越所奉經典闡亦不甚異惟奉教者物故其師輒遣兩人至屍旁唪經以布掩屍覩視殮訖始去或以爲竊取兩目瞳子故也特不知竊之何用殆西洋鬼工諸物有需此乎相傳嘗有人貧甚稱貸無所諗知入天主教則可得五十金乃預戒家人俟得銀而歸必灌以藥物使吐家人領之後其人受教歸果欲毀神牌奉十字架家人如戒縶其手足以藥灌之良久乃吐始惟清水最後一血團湧出方止其家人將血團

貯於水盆經宿血散中有一物不散乃成人形鬚眉畢具細視其狀即授教師也方今
令甲至嚴習其教者法無赦有司推勘第取十字架令罪人跨之跨者以悔過議減亦竟有甘受刑誅不願跨架者

西洋歷法

西洋人之得留中土亦非無故其人率專精歷法萬歷三十八年十一月朔當日食歷官推算多謬五官正周子愚言西洋歸化人龐迪我熊三拔所攜歷書

有中國載籍所未及者當令譯上禮臣翁正春請仿洪武回回歷科例令廸我等會同測驗從之迨廸我等去後至崇禎時歷法益疎外允禮書徐光啓之請令其徒羅雅谷湯若望等以其國新法參較開局纂修書成以崇禎元年戊辰爲歷元視大統歷爲密蓋其人自入中國參考中國諸書法益明備纖毫不爽至今欽天監猶用其人不能盡去然不去則傳教終無已時如令士子一體明習歷法有歷學精深者量予登進之路則中土士人知歷者多西洋人失所

恃矣昔唐宣宗欲裁抑宦官令狐綯曰有罪勿捨有闕勿補自然漸耗至盡可師其意西洋人薄其廩祿垂其防閑嚴傳教之罪去者聽之來者拒之使之利少而害名則其人不去而自去其教不絕而自絕矣此特臆說今道光六年欽天監副高守謙呈請終養畢學源衰病均奉

俞允准同西洋本國不必再行來京著督撫委員護送毋任逗遛與人交接滋事等因欽此從此西洋人日少習天主教者亦日少矣

習天文

或謂中土士人習天文者少非西人不可余聞西人測算本於周髀自中土失傳西人改易名目來售其術是西法卽中土之法耳近世如宣城梅氏尙矣他如餘姚邵子政昂霄通中西之術推測布算細析毫芒手製儀象西人服其精巧著有萬青樓圖編援引最爲精密嘉慶年間又有金陵女史王貞儀者字德卿適宣城梅子文木枚其所著象數窺餘星象圖說歲差日至辯疑盈縮高卑辯黃赤二道辯地圓論月食

解地球比九重之天論歲輸定於地心論日月五星隨天左旋三論勾股三角解筭書皆足與梅氏相發明巾幗且然何況士類吾友陳君鴻業夙精天文歷算其所論著久爲大人先生推許由此觀之不患中土無材也

附毀西洋堂

雍正九年閩浙制府李公衛毀西洋天主堂改建天后宮碑記略云自利瑪竇入中國迄今幾二百年浸淫沉溺惑其教者未必一旦豁然有悟即悟

矣或以爲不妨存而不論是其得罪於天而爲害於人心風俗者卒未大白於天下也夫教稱天主是風雲雷雨陰陽寒暑彼皆得而主之也不知未有天主之前將竟無有陰陽寒暑風雲雷雨乎抑別有主之者俟天主出而授之柄乎其謬一入其教者必先將本人祖宗父母神牌送與燬棄以示歸敎之誠不知天主生於空桑乎抑亦由祖宗父母而生也况人之所以敬天奉天者以天實能生人生物耳今以生我之父母祖宗而棄絕之不知

倘何取於生人生物之天而敬之乎之其謬二棄絕父母祖宗者欲專其敬於天主也然聞西洋之俗亦有君臣有兄弟朋友且生生不絕則何不盡舉而廢之而所以事天主者尤專且篤而獨父母祖宗棄若敝屣其謬三西洋之教一技一能務竭思力索精其藝而後止設未及於精而死則舉而授之其子脫其子猶有未就則復授之其孫或一傳或三四傳其藝始精則羣然推奉以爲可以行教之人矣今之人中國者悉此類也夫一技一能

原無當於生人日用之重至於奇技淫巧尤爲王法所不容今旣不知有祖宗父母則爲其祖宗父母者當亦不復以子孫視之獨至奇技淫巧父忽念其爲子而不齎箕裘之授子忽念其爲父而不齎堂構之承其謬四藝旣精矣遂可出而行教矣夫旣祖宗父母之盡棄其他漠不相識之人復何關欣戚而必窮數世之精力以利他人之用其謬五然此雖足爲人心風俗之害然弊止及於戕其教之人其罪猶小若其居心之險則尤有大不可

問者西洋去中國數千萬里又有大海風濤之險去故鄉離妻子跋涉而來以人情論必有所利而爲之故攜帶土物造作器用其詐中國之金錢誠不可數計乃聞入其教者必有資給人有定數歲有定額勞心焦思取中國之財而仍給中國之人圖利者恐不若是拙也或云每紅毛船到必廣載其國中金錢以濟其在中國行教之人或又云彼來中國者皆善黃白之術以彼國之金錢而用之中國夫以此數人之行教而國中居守之人肯傾

貲以佐其用則其所圖者非利也彼旣以教戚人而復借黃白之術以要結人心是其設心殆有在矣或又曰彼其志欲行教耳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何難去故鄉離妻子蹈不測之大海以博後世之名夫好名之人或有捨其身以狥人者然一人好名何爲盡一國之人皆好名而傾貲以佐之者且絡繹而來其居天主堂者所在而有抑何好名者之多也此蓋非無所爲而爲之者一見其技於噶爾巴矣再見其技於呂宋矣又幾肆其技於

日本矣爲行教計耶抑不爲行教計耶且愚夫愚婦未有不以禍福動其心者今日本於海口收港登陸之處鑄銅爲天主跪像抵其國者不蹈天主像則罪至不赦夫既爲天之主而受海外一國如此蹂踐毀蔑卒亦無如何其不能禍福人明矣所精者儀器而璿璣玉衡見之唐虞矣所重者日表而指南車周公曾爲之矣所奇者自鳴鐘銅壺滴漏而漢時蚤有之矣所駭人者機巧而木牛流馬諸葛武侯已行之鬼工之奇五代時亦有之是其

說不經其製造亦中國所素有其爲術又不能禍福人吾不知何爲而人之惑之也碑文甚長節錄闢天主之說如右

長崎略

日本國在朝鮮之南琉球之北古倭奴地或言其人中年輒陰痿痿呼爲倭儂呼爲奴倭奴之義取此所轄對馬島迤東七十二島皆其版域史稱其有五畿七道一百十五州五百八十七郡而與中國通貿遷者惟長崎崎亦作嵜一島自厦門往水程七十二更更凡

六十里乘南風至米糠洋香蕈洋望見薩摩島之天
堂山方合針路曰糠曰蕈者乃水沫水泡之形似也
自乍浦往止三十六更然長崎與普陀東西相向經
由五島海水橫流風浪險惡諺云日本好貨五島難
過是也薩摩近琉球與溫州對峙對馬近朝鮮與登
州對峙二國聘問從二島轉達其國君居長崎東北
千餘里名彌耶姑乃國都也封肇自漢至唐又征服
之君襲中國冠裳人習中華文字讀以倭音通文藝
者爲高士優禮免徭役官皆世祿猶以刺史千石爲

名祿厚足養廉卽街官微秩亦歲給勝米五十包故鮮貪墨子奪之權秉於將軍而其君不與焉但受供獻奉祀事而已眞可謂祭則寡人也開國以來其君王姓世守虛器將軍不敢簒奪相傳曾有簒者國中陰陽爲災五穀物產悉不登君臣復故卽順若如初噫島夷蕞爾名器尙不容謬假若此哉其國立法重不輕爭鬭無盜賊鮮訟獄犯罪者令剖腹自殺不緣坐妻孥上下之分最嚴呼童僕鳴掌卽應然無嚮身者傭滿卽歸名曰守番俗雅敬神掃廬墓以時尤信

佛法尙中國僧僧有二派居唐僧寺者守戒律不茹
葷居日本寺者聽娶妻不禁葷酒士大夫庶子及無
餘可襲者往往爲之其妻亦多世族不爲病史稱西
藏僧有娶有不娶倭頗似之倭性好潔街衢日糞除
夫婦不共盤匜餕餘之物奴僕尙棄之諺稱不潔爲
倭子殆反言耳坐席名蹋踏眠貧富以此爲差衣皆
長領闊袖男女俱露胸赤足所曳草履名十九文男
子束帶插刀皆剃髮薙頂雖下體亦薙之惟兩鬢留
髮寸許直至後枕面前挽小髻髮長則修之有職人

穿褌如裳插雙刀婦女衣長曳地染畫花草文彩下
襬裹以紅紗名曰花甲馬足穿短襪以曳履首不戴
鮮花簪珥惟插玳瑇鬒髮如雲塗以丁香油日事梳
洗薰灼沉楠髻挽前後爪甲無痕惟恐納垢既嫁則
黑其齒眉目肌理雖未足較勝中華然非諸夷所能
比見客重禮貌對華人亦好談孔孟獨不知貞節為
何事帷簿皆不可問夷之為夷其在此乎人皆複姓
其單姓者乃徐福配合之童男女也福所居地名徐
家村其冢在熊指山下鄉疑徐福之事荒唐難信孰

知數千載後種類猶存邀盟無恙乎以祖龍威虐而為福所愚迄乎一去不返亦付之無可如何禍之機智殆出李斯不韋諸人上矣薩摩島人多獷悍器械犀利且塵馬明代倭患皆其人也聞其初源者十八人飄至浙境內地奸民亦髡髮薙頂引之剽掠倭焰遂熾故江浙有假倭子之諺迨倭平歸國伏辜者亦十八人可見倭患初起特探囊胠篋者流使朱紈張經諸公得竟其用殲除易易徒以巨奸擅國易置乖宜一任眞假諸倭狼貪豕突為東南害者百餘年可

概也已日本市舶明初許通中國後以倭患申禁然其地素產金銀磁漆藥布海味之屬皆可佐中國所不足而紅銅最旺尤鼓鑄所必需故商舶不能禁絕今之客日本者皆採辦洋銅官商也倭通稱華人爲唐人稱商船上下爲公司惟船主則稱仙都於長崎島設唐人館聚寓其處環山築城巡邏甚密唐人言語憑通事轉譯呈頭目長崎大頭目曰高木王交易有官主之通計終歲之利按執事戶口均分以資食用葢長崎不產米粟故也倭性貪鄙其罔利無所不

至而色蠱爲甚有街管者專收唐館夜合錢其餘市買食物約十取其三名爲科美地多倘寺春月唐人每出館往五寺看花肩輿之制與中國檻車相類見黃帶褰路索銀皮即戒指也呼街爲町有寄合丸山丙町妓樓鱗次七十餘所惟下筑中筑引田爲大大樓二十餘人小樓半之稱爲受祿私有通華音能崑調曲者女年十三四即賣入妓樓其從良遣嫁以二十五歲爲限未破爪以前衣必長褏至梳櫳後去之謂之翦褏幼而服役長即繼其衣鉢有名籍街官主

之登籍曰印番近樓茶屋二十餘所花木蕭疎陳設精潔與秦淮河房相埒乃富人設以收租者日晌午諸樓皆薰沐豔妝以俟謂之安燈番狎遊者先至茶屋指喚某樓某姬其鴇即引之來見俄而金尊華燭珍錯雜陳垂髮雛姬當筵歌舞柳嬌花活觸處泥人定情後即舁入唐館如琴瑟焉溺於是者往往沉迷忘返流弊所不忍言人惟知彭河道險落漈堪虞孰知無底之谷不在彼而在此乎吾鄉陳丈養山有記有詩賦錢丈禹門有花史有竹枝詞道其聞見最詳

茲綴崖略而已

淡海水

海水皆鹹故海船皆有澹水艙涓滴不妄費尋鄉贅筆載高麗使於京師鄒市得古鈹條識爲神禹定水帶投之海水立化甘泉云云其事眞僞難考今以客海洋者言海水惟面上數丈潮汐往來者味鹹其下俱屬淡水近時海船上俱置探筒設有機關閉蓋縋至深處啟蓋灌滿淡水仍閉蓋拽上得水甚甘故近來海船無水竭患雖眞有定水帶亦可廢矣

烟瘴

滇黔百越夙稱瘴鄉大抵皆深山窮谷人跡罕到陰翳鬱積之氣結成今承平日久人物蕃庶開墾日多而瘴亦漸輕漸少矣有廣文陶君言瘴無形者輕而難避有形者重而易避嘗在滇乘馬行山中忽見數丈外有五色雲彩飄颺而來從人知爲瘴即俯地擘土成窪以面伏之陶在馬上不及避策馬疾馳瘴在腰下過因不爲害凡瘴多處男人皆色黃腹大壽亦不永婦人則光華美好倍於他所牲畜尤肥壯蓋瘴

乃陰物故婦人牲畜不染也

自鳴鐘表

鐘表來自海洋其上下互側輪盤及擺錘等物乃竊中土水碓桔槔之製而變通之無他謬巧且時刻須日晷較定非鬼工所能辦惟以法條易滴漏水壺頗爲簡便乃鬼工所掫也唐張鷟朝野僉載云則天如意中海州進一匠造十二辰車迴轅正南則午門開馬頭人出四方迴轉不爽毫釐此時辰表之始元順帝自製宮漏高六七尺藏壺其中玉女捧時刻籌時

至輒浮水而上左右二金甲神一懸鐘一懸鉦夜則神人按更而擊遇子午時飛仙六人能耦進復退云云今鐘表法皆本於此特約而小之耳古之機衡無論已若記里鼓車已足與鐘表頡頏至張平子候風地動儀如有地動尊則振龍機發吐丸蹲其方面知震之所在古人神巧直與造化相通豈鬼工所能測識乎

麒麟

聖王之世麒麟遊於郊藪尚矣周衰獲麟孔子致歎

後世史冊麟瑞屢書大率時非郅治無足歸美明永樂十九年中官周姓從阿丹國市得麒麟以歸史載其狀前足高九尺後足高六尺頸長六尺有二短角牛尾鹿身食粟豆餅餌他如榜葛剌麻林等國貢麒麟者非一皆非中土所產以人力致之成祖謙讓不敢居以為瑞最為有識迨天啟時山東產麒麟巡撫李精白圖像以聞輔臣黃立極輩票旨云厥臣修德故仁獸至其誣罔固不待言但熹宗童昏繼世奄人亂國麟亦何為乎來哉張子明珩有言曰神以知來

不追既往禎祥先見而後廢興從之徵考我
朝肇基王迹天啟間已戡定瀋陽遼陽諸處瑞應之
興良有以也順治辛卯年三月山西平定州麒麟生
是日有五色祥光纏繞牛身遂產道旁徧體生鱗四
足有甲又康熙十七年江西袁州府山村牛產麒麟
並見薄鄉贅筆

鳳凰

蔡條鐵圍山叢談載博白有遠村號綠含高山大水
人跡罕到村民自誇我山多鳳凰其大如鵝萃居大

木之巔穴木而巢焉遇天氣清明必出出必雙飛所過則諸鳥俯首斂翼不敢鳴者久之絛欻爲眞鳳凰按山海經謂丹穴之山有鳥名鳳皇博白之山豈即古之丹穴乎王漁洋隴蜀餘聞云粵西多鳳皇峒中蠻女織以爲裘甚麗南恩州人截取其嘴爲杯曰鳳凰杯是蠻方直凡鳥視之矣徐季方見聞錄載順治辛卯秋有大鳥高三四尺許色靑集澉浦竈山之麓衆鳥萬計翔翔左右七日而去明年靑州亦有巨鳥來自海上羽備五色從鳥如之皆鳳凰也蓋三代以

前輿圖未廣故但言來儀而未能言所來之地近世產鳳之區已入版圖故來儀屢見然前史猶大書特書惟我

朝一掃前代符瑞陋習雖鳳凰屢見不聞有臣工表聞也此其所以爲郅治歟

獅

一曰狻猊近代如竹步阿丹忽魯謨斯土魯番撒馬兒罕魯迷哈烈黑婁失剌思亦思弗罕諸國皆常入貢明永樂中哈烈貢使言獅生於其國之阿术河蘆

林中初生目閉七日始開土人於目閉時取之調習其性稍長則不可馴矣其形似虎黑黃色無斑首大口廣尾尖聲吼若雷百獸見之皆伏地與圖繪所傳不盡合宏治中土魯番貢獅閣臣劉吉言養獅日用二羊十歲則七千二百羊矣守獅日需校尉五十人一歲一萬八千人矣若絕其餧養聽其自斃傳之千載實爲美談帝不聽傳聞我

朝康熙十七年五月西洋度爾都加利亞國貢獅尤悔菴賦云如虒有髟似麟無角昂首仰鼻尖耳圓目

廣廳脩尾鋸牙鉤足茸毛如斗正色如鏃云云施愚
山先生擬應制詩云
聖朝惟尚德游海必歸王却貢安殊俗獻珍來遠方
游麟常在野彩鳳已鳴岡
御歷兼三重乘時集百祥旅獒誇往事神獸致遐荒
問産從烏弋蟠山過白狼尾張逾斗大力勁作虓強
雄骨毛斕駁金精色受黃吞貔憑掉舌擊象直穿腸
腥挾奔雷走睛搖駭電光名徵博物志賦賴永興祥
踐踏翻林麓羈縻自漢唐

皇圖兗覆戴異國勇梯航玩好知無盍懷柔道不忘
吼聲驚虎殪騰勢想龍翔檻制蠻奴苦途經西域長
天顔時顧盼禁苑
命詩章位置分熊館威稜壓豹房依仁靡啖噬展力
奮飛揚驅戰殲犀兕鳴鑾媿驌驦修牙銛似鋸厚毳
密爲裝率舞隨
天仗馴心習
帝鄉休徵將玉馬靈族又神羊服猛餘鴻略君看靖
海疆後

秋獮召獅搏得兩羆一重千餘觔一八百觔老獅力盡而斃其所生之子因解所帶鐵球逸去是夜即出關

燕窩菜

爲海錯上珍舊傳産柔佛國今閩廣貨者不盡自柔佛來也王世懋閩部疏云海燕所築銜之飛渡翩倦則擲置海面身坐其中久之復銜以飛㕍懋仁泉南雜志云遠海近番處有金絲燕毛如金絲臨卵時啄蠶螺以食土番云蠶螺背上肉有兩肋如楓蠶絲堅

潔而白可補虛損已勞痢蒸食之肉化而肋不化嘔出結為小窩附石上燕雛能飛海人拾之故名未知孰是

葛仙米

當湖陸武園祚蕃粵西偶記云勾漏山道書謂之寶圭洞天洞口前後產葛仙米採而乾之粒圓如黍黑色以之採麴釀酒特芳香今肴饌多用之可稱逸品無有能釀之者相傳乃稚川丹渣委棄而生然乎否乎

人面豆

產滇省一苞數粒宛然人面也小兒服之可免出痘臨痘時服之危者可安彼地亦甚珍之不可多得有表戚游滇帶回三數粒色白大小如扁豆江浙間曩有豆作人面之異說部家以爲兵戈預兆意亦與此豆相同特少見多怪耳

阿魏

阿魏中國絕少多以蒜膏僞之諸臯載波斯國阿虞長八九丈皮色青黃三月生葉如鼠耳斷其枝汁出如餳久而堅凝名阿魏本草從之近有客自滇中來

乃言彼處蜂形甚巨結窩多在絕壁垂如雨蒸滇人於其下掘一深坎置肥羊于內令善射者飛騎發矢落其窩急以物覆坎則蜂與羊共相刺撲二者合併而化久之取出杵用是名阿魏明史撒馬兒罕西去五百餘里有沙鹿海牙國地生臭草高尺餘葉如蓋煮其葉成膏爲眞阿魏

椰瓢

產西洋古里國其地富家多植椰子樹其嫩者漿可飲亦可釀酒老者作油糖亦作飰榦可搆屋葉可代

瓦殼可製杯穰可索綯煆爲灰可鑲金

伽南香

伽楠香一名奇楠嘉善徐季芳岳聞見錄載日本國取伽楠香法先期割牲祭卜有無走密林中聽樹頭小兒語急砍數斧而返遲則有鬼搏人隔年始一往先上其王次及三傒音馬日南貴官厚酬其值次者聽別售

明史云奇楠香占城國有之酋長遣人守視不得采犯者斷手足中國多以沉香僞之

廣東冰

祐文襄奉

命廣東時方盛暑沉李浮瓜鼓以風扇猶揮汗如雨蓋地氣本熱又當盛夏也公偶云此時都中有冰得此則合室清涼惜南方不可得耳傍晚屬官送冰至大塊高數尺傍有小冰數塊承以水盆供諸座中覺有涼意公樂甚歡飲良久始寢次早其冰依然不化分寸蓋水晶也

野語九

伏虎道場行者編

語餘目次并引

僕自壬辰輟耒瞑逾一紀中更多故衰病頽唐無復怡情翰墨偶得奇聞逸事往往筆之於書歲月既久裒然成帙瑣碎蕪雜更無體例可問屬家弟選泉去繁存簡聊資譚助語餘

道光甲辰長夏星甫自識時年七十有六

飛英塲　顧渚茶

浚漊　山洪

伐蛟　山棚

木蘭考　韓貞女

闢邪畧　毀天主堂

程城固　大王廟

祠山　太素脉

還雜婦　徐繹堂

戴觀察　蔡鴻臚

語餘

蘇公祠

蘇文忠公於元豐二年自徐州量移吾湖四月二十日履任時新法方厲公不能違第因法便民所至民皆德之有何正臣者迎合章呂擿公謝表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念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二語指爲愚弄朝廷入告而舒亶李定李宜之輩詭襲沈括故智將公刊布詩文籤說進上稱爲謗訕奉詔逮問臺吏皇甫遵於七月二十

八日抵郡公怡然就道惟子邁步隨王適王遹陳師錫餞送餘皆畏避計菰湖將百日耳乃公去後民間爲作解厄道場累月今城南尚有蘇臺蘇灣東坡書院及黃龍洞蘇公祠其遺愛何遠也峴山舊有九賢祠文忠與焉頹廢已久奚君榆樓常與同人論吾郡賢守詩文非盡人能習惟蘇集雄奇富贍士林家有其書且公詩文章疏惓惓於苕溪風土浙西水患者指不勝屈況峴山尤公屢經游賞之地乃獨乏專祠無以奉瓣香薦秋菊非闕典耶道光戊戌歲郡人萓

峴山之顯化寺榆樓成勞不薄遂於寺左闢屋數楹爲蘇公祠且與同志購備器物是冬部署完整十二月十九日値公誕辰約同志十二人奉安栗主奠醴祠下各賦詩紀事巳亥以後俱於四月二十日舉行與會者多至二三十人分韻之作積成卷册歲有增益余不文幸隨諸君後謹誌其緣起如右與會者題名卷内玆不具錄初戴君銅士取公詩南郭淸遊一聯作楹帖巳爲雅切後釋覺阿祖觀作聯云名宦重吳興墮淚今成兩峴首祠堂遍寰宇化身何止百東

坡尤妙惟祠宇尙臨增崇改觀不能無望於有力者

擇勝亭

東坡先生在汝南有擇勝亭記其製雖未詳大要以竹爲梁柱若瓦若垣皆以布爲之而四隅施繩檝以張之略如帳房之法遇勝地高會而有寒風烈日則隨處可設且卷舒甚易取攜甚便所需人力無多吾鄉多佳山水凡舟楫可通之處無需乎此若山深景邃而無休息茗飲之所不能往遊卽遊之亦不暢適宜師此意製一亭一幄以備擇勝而施其精牕廣狹

隨物力之豐嗇爲之實濟勝之美具今峴山蘇公祠祠宇不寬未能攬湖山之勝另建之舉遙遙莫必不若仿此搆備布亭届期擇勝安設奉主致祭既于文忠爲宜而需費不多資用甚廣同社諸君或不以余言爲謬

顧渚茶

俞劍花云言茶者必推顧渚其地在長興界中吳小匏刺史未通籍時與數友爲碧巖之遊過一山家竹籬茅舍幽潔特異主人延客入淪茗以進瓷甌精好

揭蓋視之碧花浮動淸香襲人佳茗也方與復進俄而長鬚奴提一紫沙宜興壺置几上客竊笑其遽易粗品而主人起立另取小杯手斟奉客意甚殷勤受飲之甘回舌本珍勝頭綱覺陸羽盧仝品題猶未盡也異而問之則曰頃所進雖佳不過產於高山摘自雨前者茲則眞顧渚茶也生於高崕絕巘人蹟罕到之處吾每歲春仲倩人採而藏之亦不可多得滿座讚嘆不已瀕行小匏乞少許以歸粗枝大葉絕不作二旗一槍之狀而味佳特甚此中人淸福不可及也

飛英墖

郡城南西北三面皆山惟東北一隅獨嫌低空唐中和四年僧雲皎建石墖於其處然後形止氣聚倪文節公所謂一郡砥柱也宋開寶間外罩木墖三十七層高六十五丈紹興庚午燬於火沂王夫人俞氏捐貲重脩損三十層高亦減半後屢圮屢脩俱詳郡志嘉慶壬申秋有僧來郡衆升墖頂燃燈四照里人不以爲意癸酉六月二十二日丁巳大風雨墖尖銅頂傾落壓損觀音殿三楹壓斃皮匠一人相傳嚮有辟

風珠及他寶物鎮之至是蠹疑被燃燈僧竊去或曰僧將鐵鍊鋸斷以致傾圮二說皆非無因塔圮之後頻年田蠶屢歉民間生計日蹙科第亦漸寥落道光丙戌歲姚文僖公文田議募修塔引寄郡未幾公歸道山事遂氷擱癸巳乙未郡中紳士兩次建議興復募捐二萬餘金庀匠興工至戊戌蕆事是年即有鈕松泉福保大魁之應己亥春并將道場之多寶碧湖之浮玉兩塔同時修葺完整厥後年穀順成而春秋兩榜獲雋者遂復舊觀餘詳三塔徵信錄

浚漊

昔賢謂吾郡有水之利無水之害以有太湖爲歸也今大不然蓋水之趨湖必由漊港漊港不疏則水洩不暢而泛溢爲害矣至太湖容納諸水以有海可歸也今湖之下流淤淺者多故湖水之去不速而易於倒灌矣遂古未能詳考漊港之名似係起於吳越錢氏置撩淺軍分四部凡七八千人沿湖爲漊漊有斗門門各插板旱則閉之以蓄水灌田潦則啓之以洩水入湖此治漊之初也宋紹興間知湖州事王回修

七十二漊及各閘迨後屢興水利不專漊港明天順間伍餘福上三吳水利論言烏程長興共七十三漊大者如溪小者如澗塞者如陸沉通者如神灘湖塘皆有桑麻蘆葦之屬民之利其業者憚於疏浚無怪乎瀦之者有湖而洩之者無漊也萬歷四十二年巡按李行令開浚湖蕩並築塘壩寓賑於工烏程令楊國楨議除陳漊等十七處深通不計外將楊漊等十九處濬流疏源築缺補壞陸續完修我

朝康熙雍正年間東南水利屢廑

宸衷至雍正七年動帑修浚漊港並及閘座乾隆十九年湖郡大水爲災李青庵太守堂屢請上臺疏浚漊港緣太湖下游境隸江蘇事權不屬因循數載至二十七年莊中丞有恭自浙調蘇浙撫熊中丞學鵬與會奏同時興工李太守遂按畝計工富者出資貧者食力趨工踴躍兩月蕆事計浚漊六十有四水患稍息士民誦之嘉慶五年阮中丞元曾勘太湖諸漊欲行疏浚因必須先浚吳江長橋多所格礙蘇省仍復議寢道光三年大水爲災雖蒙

恩蠲賑並施而民困猶甚郡人凌君少茗介禧聞有三侍御條陳水利且上臺有以工代賑之議遂上書帥中丞承瀛擬呈水利事宜十四條頗見採納令凌君協仝委員親履各瀆相度形勢探量寬深丈尺繪成圖說上之時以太湖之水以海爲歸疏導之方必從海口始工關蘇松湖三郡經費浩大籌欵維艱不能遽如所請惟先將運河東西石塘興工修完並培築各土塘圩岸亦凌君所陳之一要也凌君綜杭嘉湖蘇松常鎮七郡水利泐有成書以備後來考鏡於

吾郡尤詳云玆撮其畧

山洪

水利原委淩君少茗論之綦詳然有少茗所未及者則不在水而在山蓋湖境南西北三面皆山接連數郡當大雨時行之際山洪挾土而下色類黃河即疾趨太湖尚不免隨路停淤況下游不暢趨湖艱澀乎南路來水較清且溪蕩擅魚菱之利箔撈爬刷用力較齊是以水道深通惟西南正西迤北一帶山洪常發爲患最深推原其故有二一由天一由人由天者

發蛟是也俗名泛黃每遇霪雨連綿天氣蒸鬱則蛟常穿山破石而起起必多處黃水隨之衝沒田廬人畜無可抵制惟揆諸溪河之水蛟水方止蛟亦潛伏不見而黃水浩瀚洶湧滚滚趨下高以丈計數日方清其土停淤不少而水道潛長暗高矣聞蛟卵在下其上草木不生大雪不積故昔人有伐蛟說令於冬令尋掘得之官爲給賞是事雖由天若實力講求患猶可彌由人者山棚是也俗名番薯廠外來之人租得荒山即芟盡草根興種番薯包蘆及花生芝蔴之

屬彌山遍谷到處皆有草根既淨沙土鬆浮每遇大雨山水挾土而下與發蛟泛黃無異且發蛟乃一方偶有之事山棚則旁山郡縣無處不有亦無處不多湖郡山洪無歲不發自山棚日旺溪河漊漾受水處逐漸增高而圩田低窪如故以致水患益大是事雖由人而非人力所能驟遏也鄙願惟望山鄉賢士有有心如少茗其人者親歷各處察看形勢如何禁遏山棚如何實力伐蛟則可減山洪挾土之害矣

伐蛟

陳文恭公宏謀嘗著伐蛟說頒行後亦經大府重刊廣布而有司簿書期會之不遑無人講求及此今因述山洪之患摘錄其畧 蛟如蛇四足細頸頸有白纓本龍屬其孕而成形率在陵谷間乃雉與蛇交精淪於地聞雷則入地成卵漸次下達及泉積數十年卵大如輪其地冬雪不存夏苗不長鳥雀不集土色赤有氣朝昏蒸黑上冲於霄卵既成形聞雷聲漸起而上地色與氣漸顯而明未起三月前遠聽似秋蟬悶在手中鳴或如醉人聲此時蛟能動不能飛可以

掘得及漸起離地三尺聲響漸大不過數日遇雷雨卽出多在夏末秋初善識者先於冬雪時視其圍圓不存雪又無草木復於春夏之間觀地之色與氣掘至三五尺其卵卽得大如二斛甕須以不潔之物或鐵與犬血鎮之多備利刄剖之其害乃絕　又蛟畏金鼓及火山中久雨夜立高竿掛一燈可以辟蛟夏月田間作金鼓聲督農則蛟不起卽起而作波但聲鳴鉦鼓多發火光水勢必退

嘗見伐蛟一事地方官假手胥役其弊無窮不免

處應故事惟在山居有力之家有心之人親歷察看或出資購買蛟卵庶乎有濟

山棚

他處民人或無恒產輒結夥攜眷羣至山中向業主租取荒山租價反倍於買價年限一滿即棄而之他故租無不得呼朋引類日積日多各省皆有有司稱爲棚民立法禁止驅逐卒鮮成效蓋利之所在多方支吾掩護也其人安分耕鑿固十有七八而逃凶逸盜淫賭鬥狠之徒十有二三馴良者畏其反噬不敢

首告而狡黠者樂其非爲效尤隱蔽黨羽既衆窩惡不作山深易匿破案甚稀間獲一二懲治其未破者犯法如故近聞各處搶竊巨案棚匪居多奉文搜捕黠者聞風先遁巡緝稍弛搶刼如故此地方大患但禁戢之方寬嚴皆有流弊安得智者設法解散除之以漸乎

木蘭考

毘陵宋于庭先生翔鳳題木蘭圖附考證云木蘭詩隋大業間事也可汗謂突厥啟民可汗天子即煬帝

也黄河蓋水經所云奢延水即無定河入黄河之處
黑山蓋即水經所云黑水出奢延縣黑澗黑澗當因
黑山名之今陝西榆林縣有黑山黑水出其下即詩
之黑山也隋書突厥傳拜染干爲啟民可汗上於朔
州築大利城以居之又云雍虞閭侵掠不已遷於河
南夏勝二州之間發徒掘塹數百里東西距河盡啟
民可汗畜牧地今榆林以西邊墻内外並是啟民故
地其部落散處其間木蘭當是啟民部落家在黄河
東故一宿在黄河邊再宿在黑山隋書又言二可汗

自相仇敵每歲交兵積數十年故云同行十二年又考大業三年煬帝幸榆林法駕御千人大帳享啟民可汗及其部落酋長三千五百人賜物各有差木蘭在部落酋長之內故云歸來見天子天子坐明堂古巡狩有明堂朝諸侯之事借用之可汗問所欲二句當依一本作欲與木蘭賞不願尚書郎不欲官於天子之朝也右于庭考證如此

郡人汪君新甫云歸德府志載監察御史張維恕有孝烈將軍廟畧云孝烈隋人姓魏氏名木蘭本處子

世傳可汗募兵孝烈痛父老弟幼慨然代行閱十有八載人莫識之及凱還天子嘉其功除尚書郎不受懇奏省親及還釋戎服衣舊裳同行者駭之遂聞於朝召赴闕欲納之宮中孝烈以死拒之帝驚憫贈將軍諡孝烈云而人物志又稱隋恭帝時人已相牴牾且木蘭從戎一紀久歷風霜約計年近三十煬帝荒淫亘古未必欲納宮中其說皆不足信俞劍花又云直隸完縣郎古曲逆地有孝烈將軍木蘭廟縣志載將軍姓魏氏亳州人漢文帝時扈從來曲逆故立祠

祀之其言與歸德志姓氏封號悉同而時代懸殊亦難徵信豈魏木蘭或另有其人是女與否亦未可知特因古詩一首曲爲牽合耳

韓貞女

平蹄餘識保寧韓氏女年十七遭明氏玉珍兵亂慮爲所掠僞作男裝混處民間旣而果被虜居兵伍中七年人莫知爲女後從玉珍兵掠雲南還遇其叔贖歸成都嫁於尹氏人皆異之稱韓貞女

俞劍花曰此可配享孝烈將軍魏木蘭祠余則謂金

敦堂雜著讀書續編 一 貴奈何

闢邪畧

邪教之源起於方士流為巫蠱至黃巾而邪焰始熾唐有劍俠與刺客同亦邪術之一端然未見正史或文人游戲故神其術耳若呂用之輩猶巫蠱餘毒也宋代方臘以奉魔茹素惑衆煽亂流毒數州厥後邪教率踵故智得非當日天書符瑞有以召之耶元代番僧與國終始事異而害同迨韓三童起又若與漢末黃巾遙遙相應和矣勝國時徐鴻儒唐賽兒之徒

搆亂一隅旋就殄滅至焚香等教抑又末也我
國家正氣彌綸羣邪遁跡異端左道不復著靈如川
楚徐姚諸逆直豫林劉諸逆皆非眞有邪術足以驅
使妖魅祇襲白蓮餘唾創爲紅蓮紅洋天理八卦諸
名色託詞興教以欺誘愚蒙售其詭詐馴至罪大惡
極重勞
天戈殲薙非寘頑之極致耶相傳邪教聚衆率以茹
素唪經消災宥罪動人斂財之方視出錢之多寡爲
來生福報之等差所到之處同教互有佽助故貧者

趨之同教男女姦私無禁故惡少趨之竊刼殺人同
教互為容隱故逃兇逸盜負罪不逞之輩無不趨之
而馴謹鄉愚輕信讒言妄希福報陷溺其中者不少
兢兢然奉經茹素不為匪僻而不知身陷刑章者是
可哀已其引誘為逆更有術焉古佛降生菩提再世
圖事造端未易殫述大凡人莫不貪生而畏死也乃
誑之曰一遭兵刼立地成佛故匪夥到官往往直認
不諱卽誅以刑誅亦無悔意何則成佛之念重也而
桀黠匪黨逃死狡供何所不至斷獄者豈不難哉其

抗拒頗行多用新授及衆脊者爲前驅臨發食以湯麪餅餌之屬則持刀奮迅逢人擊刺不知退縮藉此誘惑法術豈知所食者用酷烈藥物製成所以如此迫藥性一過即頹然而靡矣川楚王師或察知其計特以鎮靜待其前鋒氣衰鼓行而前如殪孤雛腐鼠凡小説所傳紙人豆馬役鬼驅神諸伎倆已絕無矣至邪教經卷嘗於公牘中見郡縣搜得呈驗者皆前朝山東羅某所著羅即若輩尊爲羅祖者經多不能悉記有一種名太上魏魏不動深

根結果經寶卷其名已鄙俗可嗤開宗亦引佛經數語半頁之後悉十字句俚詞凡所稱引皆淺陋演義雜劇中事間作儇語如眞空無生等句借以誑俗絕無精義可參亦無續然悖逆字句餘經大率類此若普奉爲金科玉律欺誑愚蒙作偽階厲似應兼歸羅某然溺柳泉聊齋志異載羅祖即墨人充戍北邊因事發憤棄家入山辟穀坐化則其人乃修道有得者必不造此淺陋經典惑世誣民意必邪教中粗識幾字者託名編造耳然正幸經文淺陋不能欺誑士林

故易起易滅非若二氏之各樹精義可比也惟士林雖不受誑而邪教之欺人誘人未必盡人皆知故就見聞所及質而言之願能文者推廣此意著爲說亦闢邪翼正之道也

楊燕雨觀察炳堃云邪教煽亂誠爲罪不容誅迨破獲到官從犯内半屬無知愚民觳觫就死情殊可憫曩官豫楚時曾製俚言告示刋刷成本於因公下鄉時令識字鄉耆對衆讀之因而感悔者不少余得之細讀具見化導苦心示長不及備錄願賢司牧隨地

隨時揭破其妄亦以俚言曉諭愚頑實造福之大端也

毀天主堂

天主之說已詳第八卷今程子翔述其尊甫稼村刺史毀城內天主堂事與前迥異堂在城內東關外鄉僻處愚民被惑者多吏役不免故破獲較難頭目三人首衣藍曰藍臣府次衣黃曰黃臣府又次衣紫曰紫臣府其教以天爲主故稱臣府其冠類古方巾袍則藍黃紫外裼以他色褙子皆異錦爲緣其堂甚峻

廣容千人四面開門中庭深奥室宇環繞路徑縈紆悞人者迷不得出率被致斃所奉十字木架高與人等况櫝爲之飾以珠貝行教之期堂内鐘鼓鳴諸門盡闔奉教者各服其服畢聚堂下焚香聽命頭目按册點名相率登堂向架羅拜步伐止齊肅如行陳拜畢頭目登座開講其經大指述天主困苦成道顛末講畢衆匪齊聲朗誦各各納錢而退平日不茹葷酒凡娶婦先與頭目共寢數夕方歸新壻名曰供奉恬不爲恥等是邑者以吏役掩護因循未發刺史廉得

其實係約武員託他故率帶兵壯千餘人往捕至則峻宇繚垣四門固閉無間可乘有民壯徐智者素勇敢超垣而上餘兵壯疊肩繼登遂開門入刺史率兵圍守要隘又選精強兵壯百名進捕三頭目率衆來禦遂獲二人其一遁入內官兵追之忽竄入小門不見恐墮其計命兵壯四門齊進歷數十戶至一室見兩婦並踞於牀面有懼色遂搜獲之餘匪或擒或逸於是將各犯解省按律懲辦爰毀其堂改爲義學云按此說惟奉十字架爲天主教本色其茹素歛錢

則各邪教通弊而非天主教所有至服飾詭異婦女供奉邪爲尤重向聞邪教多託佛老爲名此獨託天主爲名可謂每況愈下矣

語曰疑村此舉妙在不動聲色猝然而發所謂迅雷不及掩耳脫事機不密匪有整備危矣又嘉慶庚申年教匪蔓城疑村先期招義勇練兵壯守禦甚嚴匪知有備不敢犯而去他縣率蹂躪甚慘而城固獨全事平叙勞加知州銜有材若此而年未周甲未竟其用惜哉

程城固

程君稼村雲嘉慶初以孝廉授知縣補陝西城固令清操自守聽斷維勤一日坐堂鞫獄忽一牛絶韁疾馳追者不能及遏者不能止徑至堂下跪前兩足淚下如綫著地不絶君傳牛主訊之緣將娶婦循俗例欲宰牛祀神耳君諭以私宰律禁薄懲之誡以勿殺牛仍伏不起君曰汝慮終不免乎廼捐俸買之項懸銅牌鐫放生字復從紳士請捐入書院耕犢田且申明其禁私宰祀神之俗遂革時張公迪方觀主講樂

城書院撰文勒石祀之

語曰明史循吏傳云新淦謝子襄以靑田知縣課最擢知處州府有民鬻牛於市牛逸至子襄前俛首若訴乃捐俸贖還其主與程君事適符而程之處牛尤善其他善政甚夥余特祀其新異者

大王廟

金龍四大王郡無專廟今建於三里橋漕艘所崇奉也考神姓謝氏諱緒宋會稽諸生兄弟四人紀綱統緒神其季也以宋理宗謝皇后之姪爲國戚絕意仕

進隱錢塘之安溪金龍山值歲歉多散錢穀賑飢者甲戌八月天目山崩乃位曰天目臨安主山也主山崩宋其殆乎德祐丙子正月宋帝遣楊應魁上降表于元三月伯顏入臨安宣詔趣宋帝及全后并度宗母隆國夫人黃氏偕康僚三學生等北行太皇太后謝氏以病留五月端宗即位於福州改元景炎八月元人又入宮中舁謝后之牀以去侍衛七十餘人同赴燕神日夜痛哭陰結義士圖恢復有詩云莫笑狂夫老更狂推輪怒臂勇螳螂三軍未復中原土萬姓

空悲塞外鄉勳地聲名懸宇宙驚天氣概蕩邊疆忠心自古人人有莫笑狂夫老更狂後知事不可爲復題詩於石上曰立志生平尚未酬莫言心事付東流淪胥天下誰能救一死千年恨不休遂投長安溪死時溪水洶湧其屍逆流而上經旬不仆人咸異之將死時其徒問曰先生志決矣他日何以爲驗神曰黃河水逆流是吾報讎日也其徒遂葬之金龍山并爲立廟後明太祖與蠻子海牙戰於呂梁敵據上流明師不利忽雲中有神將揮戈驅河水逆流元兵大敗

太祖夜禱問其姓名夢儒生素服前謁曰臣謝緒也憤宋祚移沉淵而死上帝憐其忠命為河伯今助眞人破敵吾願畢矣次日封為金龍四大王立廟黃河上逮

國朝而神之聖蹟傳聞互異爰按東都事略本傳暨渠齋雜說紹興蘭吉人增廟記參考如右天啟間勅

封護國濟運金龍四大王

本朝釐正祀典改封顯佑通濟王後又屢加封號俟考

祠山

自長興達廣德諸處廟宇相望稱祠山張大帝二月八日神誕祭以雞犬考神姓張氏諱渤字伯奇漢武陵龍陽人系出張湯後湯子安世安世曾孫名渤是爲神生於新室建武之間具神通能變化發願開長興之橫山通津廣德乃化身爲大豕率陰兵入洞從事屬夫人李氏致饁以擊鼓爲約一日鳥銜石落鼓上有聲神出不見餉遂力作不復顧夫人後至擊鼓不應攜饁入洞但見大豕驚而出神之施工亦於是

止後稱其處爲聖瀆祭牲不用豬以此唐天寶間始有封號未詳宋仁宗封靈濟王度宗咸淳二年封正佑聖烈昭德昌神眞君長子封承烈顯濟啟佑王孫封承福侯按神事要見瀆書張安世傳唐顏魯公碑記宋曹學佺名勝志及程棨三柳軒雜識續搜神記諸書小有異同特參考如右

語曰化豕開山之說荒遠難稽然淮南子載禹治水時身化爲熊以通轘轅之道塗山氏見之慚而化爲石事頗相類聖賢神化之蹟未可以常理測也

太素脈

乾隆甲辰年余重表兄凌朗行寀館於城北錢氏有錢禹門者為凌診脈問以子嗣錢云君必有子然來歲夏秋間命恐不保凌時年三十餘氣體壯健肥瘦適中自問無死理歸家談笑道之次年妻果懷孕時凌館沈氏世經堂秋夕自鄰館返齋漏三鼓矣閉戶而臥次早日高未起門徒喚之不應乃毀門入見凌向內臥撫之已殭沈封翁明谷盛德君子也聞凌之室人有孕慮驚其胎急以大轎舁之至百方勸慰含

殮如禮後生遺腹子薪傳封翁即命名爲孫哲嗣纍堂太守時加周恤遂以成立惟錢君診脈何以知淩必有子及次年必死或云太素脈有之今讀德清俞劍花孝廉隨筆云太素脈不知始自何人相傳其法以心脈爲君肝脈爲臣君臣相應爲貴脈又以左右各三部每部分爲十年十年之中分七十二至以定人爵秩崇卑年壽長短與陞遷降調之遲速有診其父而知其子之休咎診其子而知其父之存亡如晉緜爲荆公診脈而知元澤登第之類其言皆有成

理而近日醫家精此者少因憶吾鄉徐鄀園尙書幼時患瘵幾殆贑村宗伯覆之後石門某來縣邀其診治即曰此兒功名富貴過君遠甚瘵何足患哉後其言皆驗殆精於太素脈者與

還難婦

德淸俞劍花孝廉鴻漸云嘉慶癸酉歲滑縣逆匪滋事有河內生嚮挈母妻商於滑之道口鎭是秋子身歸里省墓至武陟聞警亟反奔已阻戎馬不得前迨蕩平至鎭則故寓已成瓦礫場遍覓母妻不得疑遭

難死痛不欲生或告之曰聞滑城被難婦女官爲安置焉往訪之乃如滑至則母妻仍無耗是時婦女之從難中出而無所歸者官分老少二柵名爲人圈出示招領其法願領者自呈年貌籍貫以從征兵一人作保領一少者必從一老者少者從圈外遙指之不能更易老者可卽就所領之少者詢之或有親人許指名以索或勸生若母妻遭亂無以爲家宜爲嗣續計生不得已然之如法具呈得姑媳二人載歸河內議母其姑而妻其媳將擇吉行合巹禮婦聞之乃雪

涕而請曰君待吾姑媳有恩禮妾亦何辭然尚有苦衷不敢不告妾夫滑縣籍居道口去年夫隨翁商於外未及難計亂定必歸歸必相覓請以半載爲期幸而藁砧重聚必不負恩否則爲君室耳生有觸於中慨然許之且曰吾將復至道口招母妻魂歸葬兼理舊業當順途爲若一訪遂問婦翁若夫姓名居址甚悉束裝遂行既至舊地哭奠畢依所言訪之則其家居不當衝未遭兵燹叩其門見一少年坐而告以故少年泫然起拜曰君眞長者此即我之母與妻也已

而其父出延之入內隱隱聞哭聲問之則曰向者聞亂歸覓毋妻不得途遇二婦人爲亂兵所掠憫而贖之初無他意父以共處不便擬將媳妻我婦不允故泣今既毋妻無恙毋俟玷其貞矣彼河內人君與同鄉能訪知其家否言未已老少兩婦奔而出一見大駭蓋卽生之毋與妻也於是始而泣既而喜終乃兩家人泥首向天以爲彼蒼報施之巧有如是也翊日生載其毋妻歸少年亦同至河內迎其毋妻返道口後兩家往還數親串尤密云

語曰施愚山先生浮萍兎絲篇序云李將軍部曲嘗掠人妻既數年攜之南征值其故夫一見慟絕其夫已納新婦則兵之故妻也四人皆大哭各返其妻其事已奇至無瑕完璧兩世重圓則惟巧團圓傳奇所載姚尹二人事方與此合而傳奇乃笠翁臆造此則言言紀實也

徐繹堂

道光辛卯歲余客淳川與毘陵徐繹堂交繹堂年五旬家止繼室一子甫六齡藉館穀以資朝夕壬辰春

余返里兩月迨重至涇川則繹堂病矣然症止感冒醫者誤投補劑遂不起居停主爲其同里趙厚子先生仁基官至湖北廉訪經紀後事捐廉送其喪歸巳月餘矣涇北有大幕山僧寺幽深其主僧慧若能詩好客仲秋時有二三同志往訪之慧若忽曰署有毘陵徐繹堂者乎並述其家事若素好者問何由知則曰奇事月前有庵鄰農家舉一子生而能言曰我徐繹堂爲涇縣趙明府司會計家有靑年妻室一子纔六歲云云遂大啼不止全家驚愕無措或謂是有邪祟憑之惟

犬血可解其家即宰黑犬取血塗之遂不復言與常晃等聞者多與繹堂交咸欲往視慧若曰其家昆弟並艱嗣息今甫得一男復有此異不肯抱示外人遂已

戴觀察

德淸戴鬪亭先生振河少孤貧育於舅氏勵志苦讀弱冠補弟子員授徒村塾竭歷聘娶脩脯所入不足供餬口星命家謂先生八字宜於海邦適有戚貿海洋乃爲之司會計往返三載橐不加豐是歲爲丁卯

科入省錄遺偶行闤闠間適要急如厠厠板朽落竟
墮圊溷中滿身汚穢赴河浣濯再三假衣履於友始
歸寓怏悒特甚越數日友人强拉赴吳山閒步同行
四人共詣相館卜功名相者曰三君揵音難决獨指
先生曰君面先有觸紋今則晦紋盡散文光顯露獲
雋無疑咸疑相士或見墮溷之事故神其說未之信
也闈後祈夢於于忠肅公祠夢梁上置一舁盤其大
盈咫四圍俱以鐵累迫揭曉則名列賢書戊辰聯
捷成進士旋授湖北松滋令以經術飾吏治且禁胥

扞水民稱爲戴公隄行取入都補祠祭司主政轉屯田員外郎出守邵武大府重其績擢臺灣道宜於海邦之說始驗甫履任循例盤庫見庫梁上有鐵裹貲盤大與鄉夢者無異悟爲前定遂引疾未幾卒於官其族孫錫士述

蔡鴻臚

德清蔡生甫先生之定方麓先生之族子也乾隆已巳生於舊第其大父在郡城夢人報捷報條但書麒麟入比玉家適巳得孫因命名曰麟次日有黑橋村

民來訪生子之事言其村有嫗年八十餘家雖貧而持齋奉佛甚虔前夜無病而歿須臾復甦告人曰吾托生西門蔡家門有狀元及第榜者嫗尋卒特來證之云鴻臚幼孱弱而嗜學不輟因得疾乾隆戊戌夏病中恍惚抵一處棟宇連雲殿如銀闕前二巨柱金龍盤繞中懸碧地金書額曰斷宮正徘徊間有冠而纓衣青袍者出自稱宮卒曰汝不久居人世矣問何時則曰七月廿八遂驚寤至秋病增劇身重下墜自分將歿前夢夙聞母訓前生有持齋奉佛之異乃正

持白衣觀音咒不止忽戰汗如雨其疾頓瘥至七月廿八之期竟無恙占詩自嘲云麟官宮卒頑皮甚賺得生人怕死期巳亥舉於鄉庚子公車入都寓全浙新館又疊夢三生焉初世是男自幼捨身爲僧師一老迹鄉時與僧侶赴淵覓五色石子相較以紋細色多者爲勝其負者罰誦經若干卷年十三遂死乃投生爲貧家女旣適人夫家甚寠又早寡乃發願修行迨篤老而死即轉爲今生自知會試巳過閒步郊野望見一樓甚峻有人指之曰樓有仙人姓方能知人

躬達事郎求其人歟門入室之左有梯遂拾級而登未及半郎見白皙美髯者出如世所繪呂祖像心知是仙郎叩以中否仙曰中問何官曰詞林至視學而止私願甚慰大筵下樓一蹶而醒是科報罷凡七上春官至癸丑入場得鱗字號接題後文思沛然筆日午三藝已成詩題爲蘂林醫首不知所出就題敷衍掩卷小憩聞同號者相謂此蘭亭詩也因憶謝萬詩似有此語且歲在癸丑韻限賢字殆無疑矣亟改領聯云修禊風懷古流觴事記前時向晚倦而假寐忽

夢見其先子印以詩稿請正讀至領聯曰不佳不佳不如原稿遠甚醒而疑之覓照原稿錄卷遂捷南宮向使不信所夢則大背題旨矣是科大魁爲潘芝軒相國世恩同年讌集互述夢兆知相國之祖曾夢麟自天降相國乃生而鴻臚猶中見榜乃祖亦夢麒麟報條又有麟宮一夢且得麟字坐號已非偶然而淑配稍恭人幼時亦夢一童子於庭中手弄麒麟尤足異也乾隆甲寅歲鴻臚以座師石庵相國之命紀其夢甚詳鴻臚歿後至道光巳亥其族子小帆得原稿

於晉肆潢治成册吾友王二樵嘗題云儒臣視艸趨丹陛佛媪拈花憶黑橋蓋紀實也惜原稿余未得見戴銅士述其梗概如此

還遺券

外舅錢翁字守和居郡東之錢村家世儒素諱徐業醫爲生性好濟人而無力遇貧者延之輒却其酬而診視加謹焉乾隆丙午夏附載往南潯售絲於途間拾一紙累則錢券五十千也私念失此者所關匪細乃秘不告人靜坐路側以待良久有人踉蹌來形色

慘沮則遺券者也詢錢數悉符亦售綵所得者證之綵庄不謬卽聚券還之其人欲酧給若干翁曰吾靜坐久待豈望酬諸乎其人感泣崩角而去顧時向晚船艙人滿乃坐於船艄旣行布帆轉搶猝不及防爲帆腳所擊遂溺於水衆雖撈救而河寬水溜飄淌迅疾自分死矣忽若有人曳之行約數里漸達淺處曳者已渺乃掙扎起立大呼救至得生

語曰翁事事宅心從厚意外災迍宜獲神佑溺水不死豈在還券一端耶嘗閱東華錄所載還遺金應賞

賚者多矣然非自爲表暴有司亦何從上聞予翁此事數十年未向人道偶遇當日救者始得其槪質之內弟梁田信然有善不矜尤不可及

家貞女

貞女道結者族兄菊就公次女也母王孺人生女於彰德黎軍署逭兄宰柘城女已及笄問名者踵至女立志事親終老不願適人家人方擬徐徐婉勸然女自是不施脂粉不事華飾丁巳母病則衣不解帶湯藥扶掖悉由躬親不假力婢媼母卒哀毀備至[illegible]

組後女隨父歸辛酉父卒哀毀如毋喪迫兩兄分爨
女巳向老媼奉兩親栗主移住居易山莊督姆媼蠶
桑甚勤衣布茹蔬人不知為大令女暇則焚香誦儒
書於佛經不寓目以為非不信佛但不解經義誦之
何益遇僧尼求施必峻拒之告人曰吾所以不奉佛
者正為若輩難近耳遇姑姊妹處華腆者則曰吾無
福以堪此有困厄孀居者則又曰何如我潔身親舍
之為愈乎道光庚子秋以疾終年六十有六附身之
具猶自經理若前知者所遺田園遺囑為父墳祭產

其胞姪洞亭等奉其櫬葬於山莊之側
語曰幼時讀國策至北宮女之爲人詫爲千古無匹
不意於吾宗親見之也

費總兵

總戎費公名俊鄞之麥湖人少孤貧失學膂力絕人
傭其力以養母然性磊落四壁蕭然不以介意隣之
朱三貧尤甚或謂其爲竊將縛而送之官公力白其
無事遂已會歲暮公聞香火祠有窸窣聲燭之則朱
三也問何事朱曰負累既深不得已思竊物少償耳

公曰此策何可長乎我曾力爲君辨脫若聲揚則前事皆實矣朱曰若得錢千文即從此逝矣公乃裒銅錫器質錢一千助之朱遂他往有相士寓菱湖久告人曰貴鎭名區代產英傑我未見其人何哉無何公詣相士問休咎相士門吾願見瑰奇者君足當之自此以往澌履亨途不二十年冠頂紅寶幸自愛公曰吾以得免潰鎣爲幸君何相戲之甚相士曰我非相戲亦不索酬君得志後幸毋相忘公雖不深信然不能無動於中請於母曰聞舅氏在閩設肆寓過客欲

往投之母以爲可乃竭蹷奉母以行既至適其舅肆事方隆寓客常滿舅洎外祖母表弟三人止臥一室今增二人則五人一室湫隘蒸鬱幾不可堪公偶閒步見樓後有屋三楹甚爽而塵封無寓客問諸舅則曰屋有魅常擾客故久閉公請試之舅乃爲給巨燭二且掃除設榻焉公明燭以待寂無所見燭將炧倦而假寐俄有聲自外至窗遂啟一女側身從窗入就燭理髮整衣畢轉身向榻長跪則嫣然佳麗也公問汝何妖魅敢擾我寢女曰非敢擾公亦非妖魅特

欲一伸幽憤前此數客無膽略見即遁去妄傳爲妖今見公福厚心慈兼施恩泉壤耳問其所求乃曰此宅爲某紳故居氏即紳妾遭大婦磨折忿廹雉經死紳慮氏爲厲聽匪人簧言將柩倒植埋於前進左墻之下以致不能托生他去望公切告今宅主掘起平葬他處氏銜結九原矣公領之女遂隱次早以見聞告舅舅即命工如所指掘之幾尺許即見棺之後和果係倒埋因起而他瘞自是遂爲吉宅公與母亦有安宜矣公性本不羈舅爲之謀生計所如不偶時以

鄭氏餘孽嘗有警方募兵殄拔為水師管卒公素壯勇多力儀觀甚偉習技藝步伐泊海艦進退輒勝其曹偶猶未試也偶詣茶僚坐飲忽有豪客頻矚之審視即朱三也公詰以別後事朱但笑不言轉謂公君既隸水師應乞差巡哨以圖功名何可自逸公然之方欲邀至所居朱已杳公即求充巡海卒既至大洋見盜艙方與先到巡船所官兵不利公立艦首指麾前進駛行如飛餘艦亦乘勢迎擊盜艇披靡遂大勝而歸本管官上其功拔為千總自是奮志功名媚於

外洋水戰乘間出奇十餘年未嘗敗衂積功至游擊將軍一夜人定後忽若有鳥飛墜庭除睨之則朱三也各道契濶屏人密語問托身何地朱曰公知出洋屢勝之故乎公曰吾亦自疑朱曰我自叨公惠無地可容不得已傭於海船有客復招至一船則盜也見我趫捷過其儕伍因共推重茶僚相見後我告知盜黨官兵中有費某智勇絕倫宜避其鋒因俾我在船窺覘我見公立艦首即令轉舵避之是以獲勝後羣盜識公神采咸懾公威即我不在船亦不敢力拒此

屢勝之故也方今海宇乂安各盜以次殲擒其有業可歸者皆已悔退徒黨日稀今所餘止五百餘人皆逃兇逸匪游惰無業之輩我亦恥與爲伍將他圖矣我去之後若輩無人指揮殲滅易易時不可失公其圖之所以報公者止此公始恍然遂勸朱投順

皇朝必膺異數朱曰我已籌之熟矣慣有鑑於勝國時徐海汪直之流未敢輕蹈此轍且內外諸將公等何所不可然人心叵測一人齟齬則故盜之肉寧足食乎公方

復勦而朱賊身一躍瞬息不見公志忘久之乃整齊艦械尅期誓師大舉由洋搗穴擒渠餘匪鳥散閩海遂謐大府綜其功保奏入 覲備陳海洋島嶼及盜踪出沒在洋擒捕之略詞氣詳明勇而不矜

天顏大喜

錫賚有加超陞福寧鎮總兵官俾鎮守閩疆去家居困厄時未二十年也其友鬼之墓公嘗泐石表之後相士投謁軍門亦款留厚贈於是延訪者衆所獲不貲自公鎮閩後數十年海疆無警以功名終

腹疾二則

河間福宕縣孫蘭皐大令貴州人道光乙未進士出宰是邑甲辰春莅任聽斷勤明輿論翕然忽一日晨起恍惚見一少年女鬼忽忽向前陰風襲人毛髮都悚懼不能聲女曰君前生姓王曾宰是邑我爲部民某氏女因患腹疾出嫁後新郎見之大疑有私胎退回母家百方剖辨不信我忿極投繯死母家告官相驗君並不悉心推鞫瀕頇完案致堅白之質銜冤地下五十餘載今君復官我邑已控諸府城隍神准與

對簿孫以事係前生並無省記爲解女曰神明豈如
若作令模棱從事耶孫曰我爲汝作文表揚貞白以
釋前憾何如女曰我不爲名孫又曰我爲汝延高僧
設水陸道場超度何如女曰我不爲利遂延閻有吏
役導孫及女至廟上坐尊神係　本朝服色孫忽憶
民間相傳河閒府城隍乃前守周公遂以庭參禮拜
謁神初不遜謝而顏色甚和女泣訴前冤乞令償死
神曰汝冤自盡律無償法惟其不爲昭雪咎固難辭
但伊託生孫氏世有隱德且天性孝友臉曹所重不

能橫加譴責女涕泣不服神諭孫引退聊贈前從女
雖未慊亦不敢讀訴吏役復加前引回則孫殭臥床
上已閱時矣氣色頹喪退志已決乃自創呈揭直書
其事屬幕中張脊拜入謝繕之張託故不允孫不得已
自繕懷之伺郡至則若有人挾持側身斜行而入僅
能行禮而坐次形容慘沮不發一言郡守熊公疑其
中恐方合僕扶掖使歸孫乃於懷中出稟呈上熊公
閱稟駭然姑遣回寓孫亦不敢回縣上遊既風重孫
才又以事涉幽怪不便上聞熊公但為尋常引疾公

牘申報而譔文遍告在省同官寮陳上臺代求改教大府憐其去因改委爲淶水令不使返肅寧孫以寃鬼纏繞宦興索然顧二親就養抵直不得已秦檄而去不知能久任否也家小園與同官遇孫自述如此

惜友鬼姓未詳

吾郡儒醫張景盧千里以內科著宜與氏沈翁以外科著沈有女年已及笄忽大腹隆起撫之中有結塊儼若私胎問之不承則逼令自盡女自問無他不肯就死遷延日久腹益膨脝景盧適過其家診女脈則

曰此非胎乃患腸癰耳顧無術以治之危矣沈遂悟
於是用一板櫈扶女足踹板櫈之兩頭出其不意將
女腹重踢倒地昏暈其癰内破膿從大小便出不曾
數斗遂按法療治獲痊
語曰甚矣作介之難也腹有癥瘕與胎何異且顢頇
完案未必無包含善意焉而女之寃憾至數十年不
解乎甚矣爲醫之難也沈氏以外科名家而親女腸
癰莫能辨識若非張君診脈得之則女幾含垢入地
矣冂可畏哉

夢蘭

夢蘭首邑人原名奎五父爲邑掾惟此子生而穎異美丰儀又善自修飾翩翩裙屐少年也早補諸生聲華藉甚擇聓者踵至而奎苛於才貌鮮所措意惟日事冶遊嫣紅弱翠任意攀折父母不能禁禁亦不止適邑左當街演劇街旁有樓婦女觀劇者滿奎往來樓前偶有瓜子墮其衣因而向樓仰視適嚴媪攜女觀劇憎其頻矚不已嗔曰是少年豈未嘗見女子乎奎顏赬而去自是議婚者悉峻拒而私賂媒媪訪所

見樓上母女嚴媪孀居止此女未字媒乃盛誇奎人品家計媪信之許委禽焉迨迎娶交拜牽錦入房循俗例親揭遮面紅巾忽曰我今已見女子矣衆俱不解氏則憒然如樓前受嗔而報之也猶冀日久或釋前憾乃奎仍宿外舍日間相見不交一語幸氏婉淑瀟灑中饋諸事與成婦等而加慎焉無何其父歿奎益肆尤奴視其妻會奎邀友設食戲曰我肴饌精好若君家眞不堪下箸其友戲翻肉柈得猪毛一莖示奎奎語塞擕柈入厨擲氏首血流被面氏忍痛裂創

而已平日待氏都類此從未一言相較也奎與某甲有隙家亦中落乃客遊江淮間數年歸後屢侮甲甲恨次骨欲陷之乃賂一少年僕婦授計備於奎家故作蕩語以嘗之奎故習於蕩欣然挑之僕婦即自毀其衣拉奎赴縣呼冤縣令宋公瑞金庭詰之婦供奎强姦未成情狀如真并及其平日遊蕩與善寫詞狀諸劣跡問强姦之証則曰聞以内妾有人見無已即其妻可証也蓋知奎夫妻不諧或可如志遂召之氏甫與廷質宋公令入内宅見夫人自帶告者入内鞫

之先問結褵幾年及是否和睦氏答以成昏十餘年和好無間問何無生育則曰命也問汝夫平日行止以守分讀書對及詰以強姦僕婦狀氏力辯其誣且言夫性躁待下少恩此婦作事頗詈之輒不遜遂逐去是以挾仇誣陷云宋公信氏言又憐奎士類事遂解氏歸後不食不語是晚乘間投繯死某甲又以奎致死其妻告復有人以訟師告捕之急緣其有文無行士類無白之者奎自分家居無寧宇乃逃至吳中祝髮爲僧自號夢閑

夢蘭雖削髮披緇而經懺一未寓目不特葷酒自如且專以刀筆為業訟者浼作詞狀輒勝故所入不貲率費於狹邪飲博同行者得沾餘瀝無賴子多投之耳目衆多易於免脫嘗寓松陵一小庵奴使其僧侶僧侶怒逐之次日忽有縣役拘庵僧言有過客儒衣冠者來謁呈送僧侶諸不法事鎖拘到縣責三十板不知罪從何來迨主僧推詳細訪則金頂靴帽皆夢蘭所有特假辦耳然夢蘭早去無從質証矣又嘗渡太湖抵洞庭山混諸尼中窺覘婦女有老尼怪而詰

之遂遁歸又跳身至武林託足諸梵剎知者復邀携詞狀索金不滿意輒收詞稿嚇之故索必如志無困之患烏程德公者夢闌在家出遊時之舊交也前書招之適某甲已故無與爲難者於是還故里然惟訟是務往來無常處久之復爲怨家所訐擒捕甚嚴踰垣遁去後聞在松陵暴死或云即當日僧侶挾宿憾中之云

語曰嗚呼夢闌天才敏捷舉業外兼擅詞章稍自檢束固可拾芥青紫即跌宕自甘亦不失爲名士乃可

邪其行迺爾緇流始終怙惡彼以爲夢闌我以爲畢生夢夢也獨其妻嚴遇人不淑猶死轉脫夫於難旋自雉經何其知大義能果決哉可哀也已

蝦人

南潯施銘庵道光初館於北柵館僮偶至河畔取水瞥見水面一物似蝦長三四寸以手撮起則宛然人也耳目口鼻纖毫畢具下體作男形惟身體顏色與蝦相似口目皆開兩手著膝上十指可數置之地僵卧不動合市聚觀咸共駭怪恐致他異乃復投諸水

順流而去竟不知何怪新齊諧有人蝦謂人體彎曲如蝦也此則蝦而人尤爲創見嘗問諸深於山經水注者

待時

部曹某性豪侈事必爭勝其嬖妾臨蓐適值凶辰過半日許即爲次朝而大吉矣乃飲以上品人蔘果近至次日方產然母子俱殞謝在杭五雜俎載一紳子婦坐蓐令忍以待時母子同斃部曹眞與古爲徒者

姚楹帖

吾鄉姚文僖公世居府城東北鄉姚家埭明萬歷中遷城東居月河文僖自署其宏遠堂之楹聯云宇內數百年舊家無非積德天下第一件好事還是讀書文僖自明至今世有積累嘗撰先世隱德記載邃雅堂文集中